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靈公

南宮适、武吉將三人拿到轅門，通報；子牙命：「推進來。」魯雄站立；費、尤二賊跪下。

子牙曰：「魯雄，時務要知，天心要順，大理要明，真假要辨。方今四方知紂稔惡，棄紂歸周，三分有二，何苦逆天，自取殺身之禍。今已被擒，倘有何說？」

魯雄大罵曰：「姜尚！爾曾為紂臣，職任大夫；今背主求榮，非良傑也。吾今被擒，食君之祿，當死君之難，今日有死而已，又何必多言。」

子牙命且監於後營，復到土臺上，布起罡斗，現出太陽，日色如火一般，把岐山腳下冰時刻化了。五萬人馬凍死三二千，餘者逃進五關去了。

子牙又命南宮适往西岐城，請武王至岐山。南宮适走馬進城，來見武王，行禮畢。

武王曰：「相父在岐山，天氣炎熱，陸地無陰，三軍勞苦。卿今來見孤，有何事？」

南宮适對曰：「臣奉丞相令，請大王駕幸岐山。」武王隨同眾文武往岐山來。

話言武王同文武往西岐山來，行未及二十里，只見兩邊溝渠之中冰塊飄浮來往。武王問南宮适，方知冰凍岐山。君臣又行七十里，至岐山，子牙迎武王。

武王曰：「相父邀孤，有何事商議？」

子牙曰：「請大王親祭岐山。」

武王曰：「山川享祭，此為正禮。」乃上山進帳。

子牙設下祭文，武王以為是祭岐山，不知卻是祭封神臺。排下香案，武王拈香。子牙命將三人推來。武吉將魯雄、費仲、尤渾推至。

子牙傳令：「斬訖報來！」霎時獻三顆首級。

武王大驚曰：「相父祭山，為何斬人？」

子牙曰：「此二人乃成湯費仲、尤渾也。」

武王曰：「奸臣，理當斬之。」子牙與武王回兵西岐。清福神將三魂引入封神臺去了。

魯雄殘兵敗卒走進關，逃回朝歌。

聞太師在府，看各處報章，看三山關鄧九公報：「大敗南伯侯。」忽報：「汜水關韓榮報到，」令：「接上來。」拆開看時，頓足叫曰：「不料西岐姜尚這等兇惡！殺死張桂芳，又捉魯雄號令岐山，大肆猖獗。吾欲親征，奈東南二處，未息兵戈。」乃問吉立、余慶曰：「我如今再遣何人伐西岐？」

吉立答曰：「太師在上：西岐足智多謀，兵精將勇，張桂芳況且失利，九龍島四道者亦且不能取勝；如今可發令牌，命佳夢關魔家四將征伐，庶大功可成。」

太師聽言，喜曰：「非此四人不能克此大惡。」忙發令牌，又點左軍大將胡陞、胡雷交代守關，將令發出，使命領令前行。

使者至佳夢關，下馬報曰：「聞太師有緊急公文。」

魔家四將接了文書，拆開看罷，大笑曰：「太師用兵多年，如今為何顛倒！料西岐不過是姜尚、黃飛虎等，『割雞焉用牛刀』？」打發來使先回。弟兄四人點精兵十萬，即日興師；與胡陞、胡雷交代府庫錢糧，一應完畢。

魔家四將辭了胡陞，一聲炮響，大隊人馬起行，浩浩蕩蕩，軍聲大振，往西岐而來。曉行夜住，逢州過府，越嶺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又過了桃花嶺。

哨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兵至西岐北門，請令定奪。」

魔禮青傳令：「安下團營，扎了大寨。」三軍放靜營炮，吶一聲喊。

子牙自冰凍岐山，軍威甚盛，將士英雄，天心效順，四方歸心，豪傑雲集。子牙正商議軍情，忽探馬報入相府：「魔家四將領兵住扎北門。」子牙聚將上殿，共議退兵之策。

武成王黃飛虎上前啟曰：「丞相在上：佳夢關魔家四將乃弟兄四人，皆係異人秘授奇術變幻，大是難敵。長曰魔禮青，長二丈四尺，有秘授青雲劍。上有符印，中分四字：『地、水、火、風』，這風乃黑風，風內有萬千戈矛。若人逢著此刃，四肢成為齏粉；若論火，空中金蛇攪擾，遍地一塊黑煙，煙掩人目，烈焰燒人，並無遮擋。

「還有魔禮紅，秘授一把混元傘。傘上有祖母綠、祖母印、祖母碧，有夜明珠、碧塵珠，碧火珠，碧水珠、消涼珠、九曲珠、定顏珠、定風珠，且用珍珠穿成四字：『裝載乾坤』。這把傘不敢撐，撐開時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；轉一轉，乾坤晃動。

「還有魔禮海，用一根鈴，背上一面琵琶，上有四條弦，也按『地、水、火、風』。撥動絃聲，風火齊至，如青雲劍一般。還有魔禮壽，用兩根鞭。囊裏有一物，形如白鼠，名曰『花狐貂』，放起空中，現身似白象，齧生飛翅，食盡世人。若此四將來伐西岐，吾兵恐不能取勝也。」

子牙曰：「將軍何以知之？」

黃飛虎答曰：「此四將昔日在末將麾下，征伐東海，故此曉得。今對丞相，不得不以實告。」

子牙聽罷，鬱鬱不樂。

且言魔禮青對三弟曰：「今奉王命，征勦兇頑，兵至三日，必當為國立功，不負聞太師之所舉也。」

魔禮紅曰：「明日俺們兄弟齊會姜尚，一陣成功，旋師奏凱。」

次早，炮響鼓鳴，擺開隊伍，立於轅門，請子牙答話。

子牙因黃飛虎所說利害，恐將士失利，心下猶豫未決。金吒、木吒、哪吒在傍，口稱：「師叔，難道依黃將軍所說，我等便不戰罷。所仗福德在周，天意相祐，隨時應變，豈得看住。」

子牙猛醒，傳令：「擺五方旗號，整點諸將校，列成隊伍，出城會戰。」

魔家四將見子牙出兵有法，紀律森嚴，坐四不相，至軍前欠身曰：「四位乃魔元師麼？」

魔禮青曰：「姜尚，你不守本土，甘心禍亂，而故納叛亡，壞朝廷法紀，殺大元號令西岐，深屬不道，是自取滅亡。今天兵至日，尚不倒戈授首，猶自抗拒；直待踐平城垣，俱為齏粉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

子牙曰：「元師言之差矣。吾等守法奉公，原是商臣，受封西土，豈得稱為反叛。今朝廷信大臣之言，屢伐西岐，勝敗之事，乃朝廷大臣自取其辱，我等併無一軍一卒冒犯五關。今汝等反加之罪名，我君臣豈肯虛服。」

魔禮青大怒曰：「孰敢巧言，混稱大臣取辱！獨不思你目下有滅國之禍！」放開大步，使鎗來取子牙。

左哨上南宮适縱馬舞刀，大喝曰：「不要冲吾陣腳！」用鋼刀急架忙迎。步馬交兵，刀戟併舉。

魔禮紅縛步展方天戟冲殺而來。子牙隊裏辛甲舉斧來戰魔禮紅。魔禮海搖鎗直殺出來。哪吒登風火輪，搖火尖鎗迎住。二將雙鎗共舉。魔禮壽使兩根棍似猛虎搖頭，殺將過來。這壁廂武吉銀盔素鎧，白馬長鎗，接戰陣前。

哪吒戰住了魔禮海，把鎗架開，隨手取出乾坤圈使在空中，要打魔禮海。魔禮紅看見，忙忙跳出陣外，把混元珍珠傘撐開一棍

，先收了哪吒的乾坤圈去了。金吒見收兄弟之寶，忙使遁龍樁，又被收將去了。子牙把打神鞭使在空中，不料此鞭只打的神，打不得的仙，打不得人；四天王乃是釋門中人，打不得，後一千年，纔受香煙，因此上把打神鞭也被傘收去了。

魔禮青戰往南宮適，把一鎗掩，跳出陣來，把青雲劍一閃，往來三次，黑風捲起，萬刃戈矛。一聲響亮。魔禮海撥動了地水火風琵琶；魔禮壽把花狐貂放出在空中，現形如一隻白象，任意食人，張牙舞爪。風火無情，西岐眾將遭此一敗，三軍盡受其殃。

子牙見黑風捲起，烈火飛來，人馬一亂，往後敗下去。魔家四將揮動人馬，往前沖殺。可憐三軍叫苦，戰將著傷。

魔家四將一戰，損周兵一萬有餘，戰將損了九員，帶傷者十有八九。子牙坐四不相平空去了；金、木二吒土遁逃回；哪吒風火輪走了；龍鬚虎借水裏逃生；眾將無術，焉能得脫。子牙敗進城，入相府點眾將：著傷大半，陣亡者九名，殺死了文王六位殿下，三名副將。子牙傷悼不已。

魔家四將收兵，掌得勝鼓回營，三軍踴躍。得勝回營，上帳議取西岐大事。

魔禮紅曰：「明日點人馬困城，盡力攻打，指日可破，子牙成擒，武王授首。」

魔禮青曰：「賢弟言之甚善。」

次日進兵圍城，喊聲大振，殺奔城下，坐名請子牙臨陣。

子牙傳令：「將『免戰牌』掛在城敵樓上。」

魔禮青傳令：「四面架起雲梯，用火炮攻打。」甚是危急。

子牙失利，諸將帶傷，忙領金、木二吒、龍鬚虎，哪吒，黃飛虎不曾帶傷者上城，設灰瓶，砲石，火箭，火弓，硬弩，長鎗，千方守禦，日夜防備。

魔家四將見四門攻打三日不下，反損有兵卒，魔禮紅曰：「暫且退兵。」命軍士鳴金，退兵回營

。當夜兄弟四人商議：「姜尚乃崑崙教下，自善用兵。我們且不可用力攻打，只可緊困；困得他裏無糧草，外無援兵，此城不攻自破矣。」

禮青曰：「賢弟言之有理。」安心困城，不覺兩月過去。

四將心下甚是焦燥：「聞太師命吾伐西岐，如今將近兩三個月，未能破敵；十萬之眾，日費許多錢糧，倘太師嗔怪，體面何存。也罷，今晚初更，各將異寶祭於空中，就把西岐旋成渤海，早早奏凱還朝。」

子牙在相府有事，又見失機，與武成王黃飛虎議退兵之策。忽然猛風大作，把寶纛旛杆一折兩段。子牙大驚，忙焚香，把金錢搜求八卦，只嚇得面如土色；隨即沐浴，更衣拈香，望崑崙下拜。

子牙披髮仗劍，把海倒來，把西岐罩了。卻說玉虛宮元始天尊知西岐事體，把琉璃瓶中靜水望西岐一潑，乃三光神聖，浮在海水上。

待魔禮青把青雲劍祭起地、水、火、風；魔禮紅祭混元珍珠傘；魔禮海撥動琵琶；魔禮壽祭起花狐貂；卻只見四下裏陰雲布合，冷霧迷空，響若雷鳴，勢如山倒，如同天崩地塌。

魔家兄弟四人祭此各樣異寶，只到三更盡，纔收了回營，指望次日回兵。

子牙借北海水救了西岐，眾將一夜不曾安枕。至次日，子牙把海水退回北海，依舊現出城來，分毫未動。

紂營軍校見西岐城上草也不曾動一根，忙報四位元師：「西岐城全然不曾壞動一角。」

四將大驚，齊出轅門看時，果然如此。四人無法可施，一策莫展，只得把人馬緊困西岐。

子牙倒海救了此危，點將上城看守。非一日，鳥飛兔走，不覺又困兩月。子牙被困，無法退兵。魔家四將英勇，仗倚寶貝，焉能取勝。

忽有總督糧儲官見子牙，具言：「三濟倉缺糧，止可支用十日。請丞相定奪。」

子牙驚曰：「兵困城事小；城中缺糧事大。如之奈何！」

武成王黃飛虎曰：「丞相可發告示與居民，富厚者必積有稻穀，或借三四萬，或五六萬，待退兵之日，加利給還，亦是暫救燃眉之計。」

子牙曰：「不可。吾若出示，民慌軍亂，必有內變之禍。料還有十日之糧，再作區處。」

不覺又過七八日，子牙算止得二日糧，心下十分著忙。突來了二位道童，一個穿紅，一個穿青，至相府門上，對門官曰：「煩你通報，要見姜師叔。」

子牙聞道者來，使命：「請來。」

二位道童上殿下拜，口稱：「師叔。」

子牙答禮曰：「二位是那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今到西岐，有何見諭？」

二道童曰：「弟子乃金庭山玉屋洞行道天尊門下弟子，姓韓，雙名毒龍；這位是姓薛，雙名惡虎。今奉師命，送糧前來。」

子牙曰：「糧在何所？」

道童曰：「弟子隨身帶來。」錦囊中取一箇獻與子牙。

子牙看簡，大喜曰：「師尊聖諭，事在危急，自有高人相輔，今果如其言。」

子牙命道童：「取糧。」道童將豹皮囊中取出碗口大一個斗兒，盛有一斗米。

眾將又不敢笑，子牙將斗命韓毒龍：「親送三濟倉去，再來回話。」

不一時，毒龍回來見子牙，「送去了。」

不上兩個時辰，管倉官來報：「啟丞相：三濟倉連氣樓上，都淌出米來。」

子牙糧也足，將也多，兵也廣，只沒奈魔家四將奇寶傷人，因此上固守西岐，不敢擅動。

魔家兄弟又過了兩個月，將近一年，不能成功。修文書報聞太師，言子牙雖則善戰，今又能守。

一日，子牙正在相府，商議軍功大事。忽報：「有一道者來見。」子牙命：「請來。」

這道人帶扇雲冠，穿水合服，腰束絲條，腳登麻鞋，至簷前下拜，口稱「師叔」。

子牙曰：「那裏來的？」

道人曰：「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，姓楊，名戩；奉師命，特來師叔左右聽用。」

子牙大喜，見楊戩超群出類，與諸門人會了，見過武王。

楊戩來問：「城外屯兵者何人？」子牙把魔家四將用的「地、水、火、風」物件說了一遍。楊戩曰：「弟子既來，師叔可去『免戰』二字。弟子會魔家四將，便知端的。若不見戰，焉能隨機應變。」

彼時有探馬報入大營：「啟元戎：西岐去了『免戰牌』。」

魔家四將大喜，即刻出營搦戰。

子牙命楊戩出城，哪吒壓陣。城門開處，楊戩出馬，見四將威風凜凜沖霄漢，殺氣騰騰逼斗星。四將見西岐城內一人，似道非道，似俗非俗，帶扇雲冠，道服絲條，騎白馬，執長鎗。

魔禮青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楊戩答曰：「吾乃姜丞相師侄楊戩是也。你有何能，敢來此行兇作怪，仗倚左道害人。眼前叫你知吾利害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縱馬搖鎗來取。

魔家四將有半年不曾會戰，如今一齊出來，步戰楊戩；四將圍將上來，把楊戩裹在垓心，酣戰城下。

楚州有解糧官，解糧往西岐，正要進城，見前面戰場阻路。此人姓馬，名成龍；用兩口刀，坐赤兔馬，心性英烈，見戰場阻路，大喝一聲：「吾來了！」那馬攏在圈子內，力戰四將。

魔禮壽又見一將沖殺將來，心中大怒，未及上合，取出花狐貂祭在空中，化作一隻白象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利刃，亂搶人吃。楊戩在馬上暗喜：「元來有這個孽障作怪。」

魔家四將不知道楊戩有九轉煉就元功，魔禮壽又祭花狐貂，一聲響，也把楊戩咬了半節去。

哪吒見勢頭不好，進城來報姜丞相，說：「楊戩被花狐貂吃了。」子牙鬱鬱不樂，納悶在府。

魔家四將得勝回營，治酒，兄弟共飲。吃到二更時分，魔禮壽曰：「長兄，如今把花狐貂放進城裏去，若是吃了姜尚，吞了武王，大事定了。那時好班師歸國，何必與他死守。」

禮壽由豹皮囊中取出花狐貂，叫曰：「寶貝，你若吃了姜尚回來，此功莫大。」遂祭在空中去了。

花狐貂乃是一獸，只知吃人，那知道吃了楊戩是個禍胎。這楊戩曾過九轉煉元功，七十二變化，無窮妙道，肉身成聖，封清源妙道真君。

楊戩在貂肚中聽著四將計較，便把花狐貂的心一捏，那東西叫一聲，跌將下來。楊戩現身，把花狐貂一撐兩段。

楊戩現元形，有三更時分，來相府門前，叫左右報丞相，守門軍士擊鼓。

子牙三更時，還與哪吒共議魔家四將事，忽聽鼓響，報：「楊戩回來。」

子牙大驚：「人死豈能復生！」命哪吒探虛實。

哪吒至大門首問道：「楊道兄，你已死了，為何又至？」

楊戩曰：「你我道門徒弟，各人玄妙不同。快開門！我有要緊事報與師父。」

楊戩同至殿前，子牙驚問：「早晨陣亡，為何又至？必有回生之術！」

楊戩把魔禮壽放花狐貂進城，「要傷武王、師叔，弟子在那孽障腹中聽著，方纔把花狐貂弄死了，特來報知師叔。」

子牙聞言大喜：「吾有這等道術之客，何懼之有！」

戩曰：「弟子如今還去。」

哪吒曰：「道兄如何去得？」

楊戩曰：「家師秘授，自有玄妙，隨風變化，不可思議。」

子牙聽罷，「你有此奇術，可顯一二。」楊戩隨身一晃，變成花狐貂滿地跳。把哪吒喜不自勝。楊戩曰：「弟子去也！」響一聲，纔要去。

子牙曰：「楊戩，且住！你有大術，把魔家四將寶貝取來，使他束手不能成功。」

楊戩變的花貂即時飛出西岐城，落在魔家四將帳上。禮壽聽的寶貝回來，忙用手接住，瞧了一瞧，見不曾吃了人來。將近四鼓時分，兄弟同進帳中睡去。正是酒酣睡倒，鼻息如雷，莫知高下。

楊戩自豹皮囊中跳出來，將魔家四將帳上掛有四件寶貝，楊戩用手一端，端塌了，止拿得一把傘。那三件寶貝落地有聲。

魔禮紅夢中聽見有響聲，急起來看時，「呀！卻元來掛塌了鉤子，掉將下來！」糊塗醉眼，不曾查得，就復掛在上面，依舊睡了。楊戩復到西岐城來見子牙，將混元珍珠傘獻上。金木二吒、哪吒都來看傘。楊戩復又入營，還在豹皮囊中。

次早中軍帳鼓響，兄弟四人，各取寶貝，魔禮紅不見混元傘，大驚：「為何不見了此傘！」急問巡內營將校。

眾將曰：「內營紅塵也飛不進來，那有奸細得入。」

魔禮紅大叫：「吾立大功，只憑此寶；今一旦失了，怎生奈何！」

四將見如此失利，鬱鬱不樂。

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忽然心血潮來，叫金霞童子：「請你師兄來。」童子領命，少時間請師兄至。

黃天化至碧遊床前，倒身下拜：「老師父，叫弟子那裏使用？」

真君曰：「你打點下山。你父子當立功為周主，隨我來。」黃天化隨師至桃園中，真君傳二柄鎚。天化見而即會，精熟停當，無不了然。

真君曰：「將吾的玉麒麟與你騎；又將火龍標帶去。徒弟，你不可忘本，必尊道德。」

黃天化曰：「弟子怎敢？」辭了師父，出洞來，上了玉麒麟，把角一拍，四足起風雲之聲。

黃天化即時來至西岐，落下麒麟，來到相府，上殿下拜，口稱：「師叔，弟子黃天化奉師命下山，聽候左右。」

子牙問：「那一座山？」

黃飛虎曰：「此童乃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門下黃天化，乃末將長子。」

子牙大喜：「將軍有子出家修道，更當慶幸！」

黃天化父子重逢，同回王府，置酒父子歡飲。黃天化在山吃齋，今日在王府吃葷，隨挽雙抓髻，穿王服，帶束髮冠，金抹額，穿大紅服，貫金鎖甲，束玉帶，次日上殿見子牙。

子牙一見天化如此裝束，便曰：「黃天化，你元是道門，為何一旦變服？我身居相位，不敢忘崑崙之德。你昨日下午，今日變服；還把絲條束了。」黃天化領命，繫了絲條。

天化曰：「弟子下山，退魔家四將，故此如將家裝束耳。怎敢忘本！」

子牙曰：「魔家四將乃左道之術也，須緊要提防。」

天化曰：「師命指明，何足懼哉？」子牙許之。

黃天化上了玉麒麟，拎兩柄槌，開放城門，至轅門請戰。